

《少年文艺》创刊40周年特别纪念

《少年文艺》
编辑部 选编

少年文艺
典藏精品
SINCE 1976

我和我 骄傲的倔强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年文艺》

编辑部 选编

《少年文艺》创刊40周年

特别纪念

我和我 骄傲的倔强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我骄傲的倔强 / 《少年文艺》编辑部选编. — 南京: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346-9133-1

I. ①我… II. ①少…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8284号

书 名 我和我骄傲的倔强

选 编 《少年文艺》编辑部

策 划 田 俊

责任编辑 丁爱芳 王 可

美术编辑 王 可

封面绘画 孔 雀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少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40 mm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9133-1

定 价 24.9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鲜花盛开的大树

程 玮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天下午的情景。

那是我刚进南京大学不久,正在图书馆读书。一个同学过来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个编辑来找我,他先去了南苑的8舍,我不在,现在又找到这里,正在外面等我。我一头雾水,放下书走出图书馆,看到一位儒雅谦和的中年男子正站在图书馆外的樱花树下。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樱花开放的季节,那一树盛开的花和那一位编辑,就这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这位编辑就是当年江苏《少年文艺》的主编顾宪谟老师。读大学期间,我在他那里发表了很多短篇小说。每一篇小说,不管是需要修改的,还是几乎一字不改直接就发表的,他都会给我提很多意见。这是真正专业的编辑。他不会因为你写一篇烂稿子,而从此对你失去信心。他也不会因为你写出一篇超好的稿子,就觉得你已经到达巅峰。他细细地、耐心地、让

Since 1976《少年文艺》典藏精品

你心服口服地磨砺你，就像磨砺一块他认定的玉石。

他也经常请我们去他家吃饭。在他家的饭桌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黄蓓佳。记得那是个冬天，我和同班同学黄宏一起应邀去顾老师家。黄宏当年在江苏省语文竞赛中获第一名，是免试保送进南大的，她正在开始尝试写儿童文学。我们一起坐在饭桌上。顾老师说，还要等一个女孩，她也姓黄，在北大读书。她回家过年的，正在烫头发，马上就到。我和黄宏相互看看，做了个鬼脸。那时候还没有几个女大学生烫头发。我想，一定是个女特务那样的。后来黄蓓佳来了，清清爽爽漂漂亮亮的一个女大学生。虽然烫了头发，倒也不像女特务。

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我和足球》也是在顾老师的关心下出版的。很漂亮的封面，到现在看起来还很时尚艺术。那时候虽然稿费很低，但一本书的稿费，在当时来说，也算是一笔巨款了。顾老师反复叮嘱我，让我不要乱花，以后结婚时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活跃在江苏《少年文艺》的那批青年作家们，有的继续在写着儿童文学，有的当了编辑，也有的已经远离文学，从事别的行业。不管在哪里，也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为《少年文艺》撰稿的那个时期，都是我们人生道路上最温暖的一段经历。

《少年文艺》四十岁了。对这本杂志的记忆，我始终和当年南大图书馆门口盛开的樱花和树下那个儒雅谦和的编辑联系在一起。其实，《少年文艺》何尝不就是这样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为代代青年作家提供了最美好的滋养，让他们像鲜花一样缤纷盛大地开放。

目 录

- 001 偶然性 沈石溪
- 019 樊三 张品成
- 032 雪地访春 邢思洁
- 037 在雨夜里成长 张国龙
- 051 会魔法的奶奶 于德北
- 061 食草堂 吴 上
- 079 三朵小金花和一个鼻涕王 曹延标
- 092 斐济的阳光 张晓玲
- 114 和你在一起 赵 菱
- 122 凤仙花染红的指甲 曹文芳
- 130 姐姐 龙章辉
- 141 菊们的礼物 胡晓燕
- 152 大水 胡继风
- 169 火车远去 薛 涛
- 179 高筒雨靴法拉利 庞余亮

194	抛梁	盛永明
207	歪脖儿	马昇嘉
220	贫家物语	一风堂
236	暮鼓晨钟	王 苗
248	上上下下	孙玉虎
265	请让我快长大	龚燕君
283	我和我骄傲的倔强	郁雨君

偶然性

沈石溪

我知道偶然性属于哲学范畴，但我必须指出，它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活生生的悲剧角色。我好不容易活到了十四岁，这才悟出一条真正属于我秦国柱自己的道理：失去了偶然性，生活将变得多么乏味，多么苍白，多么可怕。

假如我现在写回忆录，请相信，文章的格调一定是很悲凉、很灰暗的。因为我仔细翻阅我漫长的十四年人生历史，竟然找不到一桩足以让我自慰的偶然性事件。我整个命运是由一长串必然性组合成的。譬如十四年前，当这个世界还没有我时，爸妈的遗传基因就必然地复合成我现在的尊容。和我爸一样狭长的脸，稍稍有点鹰钩的鼻，过分薄的嘴唇；和我妈一样细长的腿，爱生气的下巴和天生有些曲卷的头发。我不可能逃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遗传规律，“不可能”其实就是

必然性的另一种说法。

我爸是建筑工程师，精于规划计算，无论建造一座桥梁还是盖一幢楼房，必然要按他设计的图纸出现在世界上。我妈是个医生，擅长于什么细菌必然会感染什么病，什么药物又必然会克制什么病。他们把这种万事讲究必然性的职业习惯应用到我身上来了。我不晓得这算不算是一种职业病，瞧，爸要到广州出差了，临行时会深思着对我说：“国柱，我去开七天会，下个星期天回家，要给你带件什么礼物呢？电动熊猫？旱冰鞋？我看，还是遥控航海模型吧。对，就这么定了。”我当然喜欢航海模型，但当我知道再过七天它必然会摆在我的书桌上时，它的魅力就消失了大半。妈也如此，每年在我生日前半个月，她就开始筹划买什么型号的蛋糕，该插几支蜡烛，该烧什么菜肴。“国柱，妈给你烧酱汁鸡吃，好吗？”她会喜滋滋地同我商量，“那是你顶爱吃的菜了。”是的，我就像食肉兽一样喜欢吃又糯又香的酱汁鸡，但我一想到生日那天必然会吃它时，不知为什么，我就倒胃口了。

岂止是我爸妈，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像着了魔似的迷上必然性，好像必然性过日子才是人类的一种骄傲，出现偶然是人类的耻辱。譬如气温骤降，报纸上、电视上和收音机里便会喋喋不休地告诉我：西伯利亚寒潮降临我市，明天有中雪。毫无疑问，明天早晨我一觉醒来，屋顶和树梢便会铺着一层白皑皑的雪花。我觉得老师也患上了这种追逐必然性的毛病，每逢考试，好几天前就反反复复地告诫我们，哪天上午考数学，哪天下午考语文，要我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思想准备的结果是，我对某月某日某天必然要出现的考试产生一种十分厌

倦的心理。

爸妈就我这么个宝贝儿子，我晓得他们煞费苦心地在生活中安排了一长串必然性，是为了我好，是为了让我不出意外地健康成长。老师当然也是在爱护和关心我。但他们不晓得，硬塞给我的太多的必然性已成为我生活中的灾难，剥夺了我许许多多的快乐。

假如爸事先不告诉我出差的归程，某天黄昏我正懒洋洋在家做功课，他突然风尘仆仆跨进家门，从挎包里掏出那具漆成天蓝色的遥控航海模型，我相信航海模型上会泛起一层奇迹的光环，我会惊喜地大叫一声扑到爸的怀里，蹦跳着从他手中抢夺他出其不意给我带回来的心爱的礼物。假如妈不提醒我哪天是我的生日，我当然会忘得一干二净，突然房间里燃起十四根彩烛，突然饭桌上出现一碗我顶爱吃的酱汁鸡，我相信我会眼睛一亮，觉得妈就是一位本领高强的魔术师，生活像魔术那样吸引人。假如报纸、电视和收音机不告诉我明天有中雪，我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世界变得一片洁白，我会幻想自己变成了童话中的王子，遇上了真正的白雪公主。假如老师在事先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现在考试，我会浑身颤栗，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从而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新奇感。

一长串必然性就像一条绳索，绑住了我幻想的双翼。偶然性使生活变成彩色的谜。

可惜，爸妈似乎并不欣赏我的伟大发现，依然我行我素。那天晚饭后，爸妈又在商议下个月放寒假后，要带着我去桂林旅游。爸拿出笔记本仔细筹划着：“国柱是二月三日放假，我

们订二月五日火车票，来回五天，扣去路程两天，实际在桂林玩三天，第一天玩七星岩、芦笛岩和象鼻石，第二天坐船去阳朔……”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双手使劲捂住耳朵，叫道：“行了，你们做点好事吧，别让我知道你们到桂林去旅游的计划！”

爸妈惊愕地面面相觑。

“这孩子，怎么啦？真是个怪人。”

“年龄不大，怪毛病倒不少。”

“你说说反对去桂林旅游的理由嘛。”

我感到无限委屈。我这辈子什么时候说过反对去桂林旅游啦。可我解释不清楚为什么要冲大人们发火。我也想解释，但我相信他们不会理解我的，解释不过是浪费唾沫。我晓得，他们觉得对生活来说计划安排得越详细周密越好，就像爸设计的工程图纸，就像妈给病人开具的药方。他们视偶然性是魔鬼，是灾难。但我觉得偶然性是天使，是幸福。就这么回事，套句时髦的话：代沟。

二

假如我不是急着要赶回家去看完那本从开篇到结尾都充满了神秘偶然性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假如我没有在前面那个十字路口碰到倒霉的红灯，假如我的车刹没有失灵，我的单车和她的单车就不会在岔路口相撞，我的右腿就不会被划拉开一个血口，我和她也就永远不会认识。

这绝对是个偶然发生的事情。

这么一想，我虽然被她和倾倒的两辆单车压在底下，我右

腿的伤口虽然还淌着血，却并不气恼，我不但没破口咒骂，相反还挺兴奋，居然还“脸上带着成熟的宽容的微笑”。引号里是她后来跟我混熟后形容我当时表情的原话。

当她把我从单车底下扶起来时，她用比夜莺更清脆的嗓音说了句：“你没哭，你真勇敢。”

我这才发现，她是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女孩子，脸很清秀，眼神却有点野。她胸前戴着一枚二十二中的校徽。我在二十中，两所中学相隔不远，是哥们学校，当然这是男生们私下的叫法，正规的称呼是姐妹学校。

“走吧，我陪你到医院去包扎一下。”

我一瘸一拐地跟着她。

后来她跟我介绍说，她叫尹洁雪，也读初二，比我小几个月。她说她平时不走这条狭窄的北京路，那天是到昆华医院去看望她住院的舅妈，这才拐到北京路上来的。假如她舅妈没患胆结石，假如她舅妈住的是红十字会医院或别的什么医院，假如……嘿，这事是绝了，从头到尾充满了偶然性。

包扎好伤口，和她分手后，我回到家。妈见我这副残兵败将的模样（我额头撞出一块青包），心疼得眼圈都红了。爸一个劲摇头说：“上下班高峰的时间，路上自行车多得如潮水，你年轻气盛，车子蹬得飞快，撞到人或者被人撞到是必然的！”

谢天谢地，幸亏爸是事后才说这番话的，要是事前就这么说，我大约又会对这次撞车事件觉得索然无味。我已经改不了讨厌必然性的怪毛病了。

我只是对爸妈说我不幸被人撞了。我隐瞒了事情的全部重要细节。

我以为这件偶然发生的事已经画上句号了，但事情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天我放学后，推着单车刚出校门，正准备表演个单手上车的绝技，冷不丁从法国梧桐背后窜出个鲜红的人影，一把抓住我的车龙头。我毫无防备，身体猛地一歪，差点就摔个倒栽葱。

“秦国柱，认不出我了吗？真该把你左脚也撞出道血口来，这样你就印象深刻了。”

是她，尹洁雪！

她穿着一件红色针织衫，像一团火，当然是一团很有诱惑力的野火。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会再碰见她，她出现得太突然了，我惊得目瞪口呆，不，这样形容很不确切，应当说我惊得伸长脖子，“哦哦哦……”发出一串稀奇古怪的叫声。

她悲天悯人地摇摇头，挺同情地说：“秦国柱，几天没见，你怎么就变成一只鹅了？”

“你……你怎么来了？”我傻乎乎地问。

“我来慰问伤员，不欢迎吗？”

“当然欢迎！只是这儿……”我胆怯地四下张望，害怕被老师或同学撞见了。其实她把我撞伤了来看我一下是光明正大得不能再光明正大的事了。

“嘿，我想起来了，我五点要到桃源幼儿园接我小侄子去。怎么样，撞出血来都不哭的男子汉，陪我走一趟吧。”

我自然很乐意奉陪。

这以后她就经常来找我，我得空也去找她。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聊聊天，交换彼此对社会、人生、学校和家长的看法，更多的时候凑在一起做作业温习功课。一来二去我和她变成了

熟人。我发觉她身上有一种很独特的气质，就是大脑皮层特别活跃，经常会冒出古怪念头，挺有趣。那天我和她聊天时谈到封建残余的问题，我和她都赛着劲儿抱怨自己的爸妈以及老师都是些老顽固、假古董、活化石。她突然说：“秦国柱，我现在就和你手拉手站到你爸妈的面前，让他们都惊吓得晕过去，怎么样？”这真是个绝妙的好主意，要不是我害怕爸的冠心病会发作，我很愿意跟她去冒冒险的。还有一次，放学后我和她相邀到翠湖边的石凳上做作业，她突然咬住笔杆作沉思状。

“尹洁雪，你想什么？”

“秦国柱，你说，我们是不是好朋友？”

“那还用问吗？”

“为了我，你敢现在跳进湖里去吗？”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会偶然冒出这么个怪念头的。虽说是春城，但隆冬腊月，也是寒风料峭，虽然我穿着三件毛衣，但还是冻得牙齿咯咯打颤。

“秦国柱，我晓得，你不敢跳的。”

“换了你，你……你敢跳吗？”

我话音刚落，她倏地跃起来，翻过湖堤栏杆，我想拦住她已经来不及了，她“扑通”一声就跳进湖去。于是，我也只好闭起眼睛横下心来跳进湖去，冰凉的翠湖溅起漫天水花，幸亏湖水只及腰深。我和她半身污泥半身清水，半只泥猴半只水妖，狼狈极了。我们搀扶着跌跌撞撞爬上岸来。一名警察用警棍拨开围观的人群，严肃地问我们是怎么回事。尹洁雪用水淋淋的声音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不小心掉进湖里了，他跳下来救我。”

回答得够绝的。我敢用脑袋担保她将来一定能成为出色的演员。

寒风吹来，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冷得直打哆嗦。她并不比我好受多少，抱着脖子，瑟瑟缩缩。真够刺激。我认定在她身上充满了神秘的偶然性，我甚至觉得她是老天爷派来专门弥补我生活中缺乏偶然性的缺憾的。

三

我以为爸妈是偶然发现我生活中的秘密的。我做事不谨慎，把尹洁雪写给我的信塞在换洗的脏衣服里忘了拿出来，结果被妈在洗衣机里翻到了。信写得既平常又不平常，说它平常，只是托我在学校图书馆帮她借一本《趣味数学百题》；说它不平常，是因为她在信中回忆了我和她的撞车事件，特别是结尾那句“这已经不是一次普通的撞车了，这是两颗心灵在碰撞，迸溅出激情的光芒和理想的火花”。这样的词句自然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我也不知道她为啥要在信中用抒情的笔调回忆那次撞车，也许是想涂满一页信笺，不至于露出太多的空白；也许是犯了中学生写作文时最常见的卖弄华丽词藻的毛病。我看见妈握着尹洁雪的信和爸凑在一起拆看时，一瞬间，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以为爸妈一定会把这封信视为性质极为严重的偶然事件。爸也许会吹胡子瞪眼，妈也许会气歪鼻子。妈的鼻子小巧玲珑生得很漂亮。可我压根儿就想错了。他们看信时的神态就像在检验一幢新竣工的楼房，看看是否符合原设计图纸的要求。没有惊讶，也没有愤慨，平静得叫我想不通，好像我和尹洁雪的巧遇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像

这封信落在他们手中不是偶然的机遇，而是必然的结果。我很失望。

“国柱，”吃过晚饭，爸妈坐在沙发上，把我唤到他们面前，心平气和地说，“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吗？”

我吃你们的花你们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你们手中，我能说不好吗，这真是多余的客套。

“国柱，首先应该说，你十四岁，正处在青春发育期，和那位名叫尹洁雪的女同学之间有点微妙的感情，那是很正常的。”

正常就意味着必然，这我懂。

“但你毕竟只有十四岁，还是个孩子，过早地陷到这种感情里去，无论对你的学习还是身心都没有好处。”爸说。

“是啊，全社会都在反对中学生早恋。”妈也敲着边鼓说。

“你们别上纲上线。”我开始抗议，我和尹洁雪只是普通的熟人和同学。

“你是我们的孩子，你的心思瞒不过我们的。”爸用掩饰不住的得意神态说，“你右腿被单车撞伤，我就看出你的反应偏离常规。你不生气，不懊恼，说明有比伤口流血更重要更使你兴奋的事同时发生了。像你这样的年龄，除了女孩子，还有什么呢？果然，这以后你的眼光一反常态，有时明亮得就像流星喷射出来的光焰，有时黯淡得就像电池已经耗尽的电筒光，情绪极不稳定，大起大落。其实你的眼神和你的举止早就把你内心的秘密向我们坦白了。”

我差点没晕过去，怎么爸爸毫不费力地就把我视为绝对偶然的事情归纳到必然的范畴里去了呢。看来眼睛确实是心

灵的窗户，怪不得很多人要戴墨镜，敢情是在拉严窗帘。

“我们没做什么越轨的事，也没说过超友谊的话，我发誓。”我急着为尹洁雪和我自己的名誉申辩。

“我们相信你们现在的友谊是很纯洁的。”爸不慌不忙地说，“但一切都是从友谊开始的。先是互相有好感，谈得拢，写一般性质的信。然后呢？事情不可能原地踏步永远停留在某个阶段的。尤其是少男少女之间，由于彼此都年轻，理智很脆弱，感情又特别丰富，经常接触来往，必然会突破友谊的界限。”

“不可能。”我说。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必然的一种发展趋向。”爸用一种预言家的口吻说，“用不了多久，你瞧着吧，某一天，你们一起在街上走，碰巧路过一家电影院，碰巧又在放映一部新片子，于是你或她提议买票进去看一场电影。电影里当然免不了会有爱情的情节和恋爱的细节，自然而然便会触动你们最敏感的神经。或者某一天，你们做完功课，时间还早，正巧公园就在附近，于是你们中的某一位便会提议去散散步。公园垂柳下树荫里的长凳上免不了会有一对对谈情说爱的人，是很容易被你们依样画葫芦去效仿的。国柱，我和你妈都很担心，因为这样下去不但你的学习成绩必然退步，那位名叫尹洁雪的女孩也必然受影响，她的父母必然会发现她举止异常，于是便对她施加压力，并来质问你。但外界的压力也只能是一种催化剂，于是你们会通傻话连篇的信，做极端愚蠢的事，什么商议私奔啦，什么自杀殉情啦，最后她的父母无可奈何，只好求助于学校，于是事情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